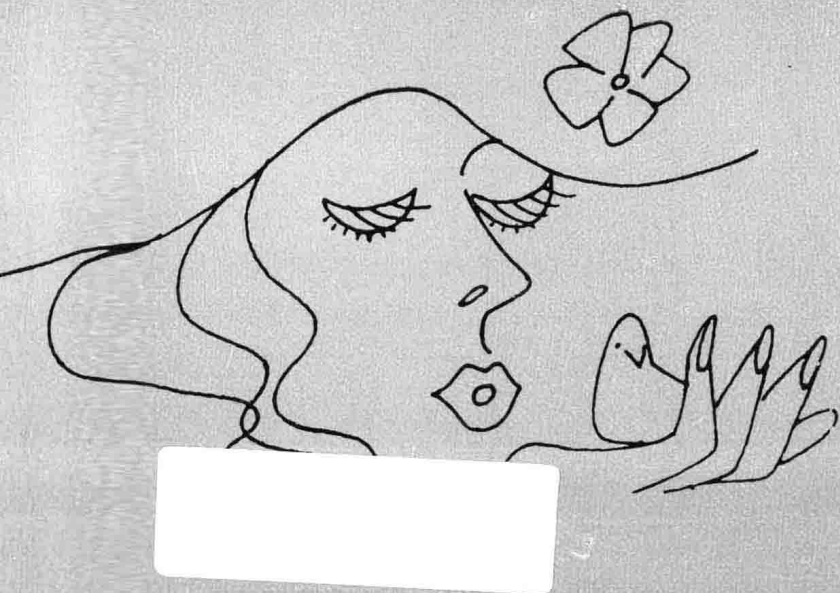


姐妹散文

匡文留 匡文立

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匡文留 匡文立



姐妹散文

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

姐妹散文

著者：匡文留 匡文立

出版发行：天马图书有限公司

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

电话：六七〇六六三三

传真：六七〇一三八二

定 价：港币八元

人民币三元五角

一九九三年四月初版·香港

目 录

至 情 至 性

我和妹妹做贺年卡·····	(3)
偶遇·····	(5)
一个雪日的断想·····	(8)
“穿”癖·····	(12)
俄语·····	(14)
走过阳光·····	(17)
男性的歌·····	(20)
正宗西餐·····	(23)
小三毛和“陇南春”·····	(25)
曾在这儿等他·····	(28)
市上总有书卖·····	(30)
午场电影·····	(33)
来自遥远塬上的孩子·····	(35)
曾经的日记·····	(33)
怀念屠格涅夫·····	(40)
不知以何种方式·····	(43)
今冬穿着·····	(45)
尽兴·····	(47)
跳舞的三种意境·····	(49)

男人不会·····	(51)
盼头·····	(53)
冬令温柔·····	(55)
成县偶得·····	(57)
一日闲适·····	(60)
元旦那天·····	(62)
初吃羊头·····	(65)
金城百乐门·····	(68)
也便足矣·····	(70)
看的艺术·····	(73)
拔沙葱·吃葡萄·····	(76)
与酒壮别·····	(79)
纯自白诗句·····	(82)
百乐门中百乐时·····	(88)
知己·····	(89)
珍重着走·····	(91)
自白一段解寂寞·····	(94)
辗转之思<之一>·····	(96)
好男人都有老婆·····	(99)
文人“羞涩”·····	(101)
大山和《祝您愉快》“侃大山”·····	(103)
孤独·····	(105)
“下海”半天·····	(107)
妈妈年轻多好·····	(110)
遭遇激情·····	(112)
辗转之思<之三>·····	(115)

月 白 风 清

- 师乎师乎.....(121)
- 鸣沙山挟风行.....(132)
- 你“征服”什么.....(138)
- 人生游历.....(140)
- 续续谈知音.....(142)
- 酒场冷眼.....(145)
- 拒绝“潇洒”.....(148)
- “潇洒”安魂曲.....(151)
- 悲哀的“推敲”.....(154)
- 玄想神鬼.....(157)
- 遥叩莲座.....(160)
- 中国没有灰姑娘.....(163)
- 耿耿于怀.....(166)
- 《别姬》联想.....(169)
- 刘邦之失.....(173)
- “节”之为物.....(176)
- 历史与女人.....(180)
- 动画、寓言及其他.....(188)
-
- 跋 I 文坛匡氏两姐妹.....许文郁(193)
- 跋 II 水与火在交融.....李明道(198)

至情至性

我和妹妹做贺年卡

童年，谁没有一隅天真可爱又充满幻望与激情的神秘呢，尤其是小女孩。书页中几枚五颜六色的小花瓣；小本上认认真真抄写的一首首心爱的歌曲，再小心翼翼贴上被剪成各种形状的影星头像；一册小小影集；抽屉里散乱的彩线、丝带、别针什么的……

那个时候，有一度，文立忽然特别醉心于“刻纸”。在深红、桔黄、墨绿、海蓝、银白等颜色的蜡光纸上描出各种图形，用薄而锋利的刀片顺线条刻出，然后衬以雪白的图画纸，纸上的山水、花卉、小动物和公主仙女们便极有立体感地漂亮起来。而我最大的喜好，则是在自己精心收藏的红漆布面小日记本里，一周写那么几句自己称为“诗”的感受。初冬第一场瑞雪无声飘落，我便写道：“雪姐姐，你白白的小手，是想牵我一块跳舞吗？”早晨去上学，发现嫩芽染绿了树梢，我便写道：“小树小树，你的梦昨夜是绿色吗？要不怎么一下睁开这么多绿眼睛？”

翻翻日历，妈妈感叹道：“又快过元旦了！”元旦？差点忘了，给老师和同学们的贺年卡还没选购好呢。文立哼着歌蹦蹦跳跳跑来：“姐，你来你来……”看见她得意又狡黠地眨着眼，肯定又有了什么新花招。果然，变戏法般，她把一大叠“刻纸工艺画”展在桌上。吓，白雪公

主和七个小矮人正围住圣诞树跳舞；一枝火爆爆的红梅笑意盈盈；亚非拉三个不同肤色的小姑娘组成一朵三色花；散花天女正自云端徐徐飘来……“贺年卡！”我脱口而出，喜不自禁。“对呀！就缺几句诗了。”

咬了咬笔杆，我用七彩铅笔在文立的刻纸画上一帧帧题写上：“梦幻在童话里闪烁，生活象童话般美丽。”

“老师，我是您案头的红梅，您是我的阳光。”“我的节日你的节日她的节日，我们为元旦开成花朵。”“来自云端的姐姐，你的花篮提着祝福吗？”……

当元旦喜气洋洋来临的时候，我和文立的精心合作，一帧帧鸽子般栖落在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手心。

1989·12·31



偶 遇

他明显见老了。双眉依旧浓黑，鼻梁依旧是希腊雕塑样，但昔日眼睛里锐利乃至凶悍的光却淡漠了好多好多，甚至掠闪着几许凄凉。在这街角他同我相向擦身而过，头未动，眼未抬，我却直觉地感受到那淡漠得掠闪着几许凄凉的眼光。他是这样明显地显老了，我的心一动，竟融融地盈起一丝辛酸。

那些时日我们常常在这附近相约见面，各自下了班，一块儿吃顿晚饭，什么水饺、河州包子、炒面片、牛肉面的，然后一块儿去兰大上夜大。我老远可以发现他掠过各色人等走来的身影。常留庄则栋式的“寸头”，高矮适中，体态雄健。爱把涤卡军便服或青年夹克衫的袖子挽起，露出的小臂肌腱紧绷皮肤黝黑。

只是那浓眉下锐利乃至凶悍的眼神，叫我爱也是它，恨也是它。

等来他、傍着他出入街市、课堂，我充实，还略带一些骄傲。在他身边，我永远柔弱而娇嫩。可我又怕他，是真正的怕。每当他走近，眼里总是早早透出一股逼视、审讯的光，这光会把我近前的男人们扫个够、穿个透。那些年我从来不敢在大街上同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男人同行、

聊天，甚至连打个招呼也心怀恐惧，而同窗五年的大学男同学也几乎无人有胆量同我说话。可悲？可怜？无奈，我冲不破这怕。他锐利乃至凶悍的眼神时时笼罩着我。但不少人却把这解释为“爱”。我弄不清楚，却又无法使自己清楚，依然爱也是他，恨也是他。

可笑到无聊的随便几桩小事，如今想来，怕他自己也觉极其无聊吧。有次我在前边同骑车路过的一位老诗人打了个招唤，那位诗人便匆匆而去，他赶上来后看见了个背影。于是便无休无止地跟踪追击、四处调查、以至八方告状，弄得那位诗人颇有些困窘。实际其时我才初涉诗坛，同那位诗人连话也没有多说过几句。

那时他雄壮、矫健、肌肤黝黑光洁、力大无穷，凶悍得叫我怕，可高兴时裂嘴一笑，好漂亮好整洁的一口牙齿！我无法摆脱这一切。我恨自己。

那一年我们终于分手了，不，是分居。一晃就是五年。间或也见过几面。分开后的头两年偶而碰面，我远远看见他便还只是一个“怕”。浓眉紧蹙，面色铁青，特别是眼神里的凶悍凝聚到了极点。我唯恐躲之不及。

不知从哪一次偶遇开始他忽然明显地显老了，眼神淡漠，掠闪着几许凄凉。甚至有次我同一位外地来的文学期刊编辑并肩与他咫尺擦身而过，他也竟如全然不觉般头未动，眼未抬。看着他已明显臃肿起来的体态、渐露松弛的皮肤，我的心蓦然融融盈起一丝酸楚……

今天偶遇他，再也找不到他眼神里些微的凶悍了。我活得既自在又坦然，编辑工作一帆风顺，诗坛成就节节日上。然而还时不时想起那时雄壮、矫健、肌肤黝黑光洁、

力大无穷的他，连同他时时笼罩与威逼我的眼光中的凶悍。其实我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见到一个依然雄壮、矫健、牙齿漂亮整洁的他，希望见到他眼神的平稳、自信、刚强，只是不要凶悍，也不是淡漠与凄凉。

1990 · 9 · 1



一个雪日的断想

昨天好大一场雪，使得硬朗了差不多大半个的冬天立时滋润起来。今晨初霁，薄薄的、却很清亮的冬阳大片大片倾洒而过，又给这冷厉且轻柔的滋润添上几分釉性的光泽。走在街上，寒气逼人，我后悔自己穿得有点不大对劲。火红的宽松式长风衣外加黑披肩，整个儿一个“红衣大主教”模样。走到哪，迎面、侧面、周围、只要有眼睛，这眼睛便在看——看我，看我的一边倒的“螺丝”头发，看我露在发外的左耳垂上的大耳环，看我涂得漆黑、外眼角挑起的浓浓眼皮，看我这绝无仅有的火红风衣。对这些眼睛我视若无睹。我有我存在的自由，人家看有看的自由。刚才在一家颇有气派的、崛起不久的报社拜访了总编。这位总编在去年两次会议上曾见过两面，未及深谈却留下了一个颇有风度的漂亮印象。之后闪过几次登门造访的念头，竟不知何故转眼已是今天。相见，聊起，连“相见恨晚”的感慨也来不及发，因为谈得很自如，很默契，很重要。是不是又结识了一位较为关键的朋友，有这种期待，但目下还说不清楚。奇怪的是一踏上街面心里便同扑入眼帘的雪景般皑皑一片，赶紧竖起外衣领子，一股寒气刀刀似自脖颈切下。

白茫茫大地，行人北往南来，面色匆匆，独我悠悠哉甚，竟不知何往！三毛已去，撒哈拉美丽得近于悲哀的故

事已潜入最后一缕晚霞匍匐于千古大漠。骆驼的哭泣不再是音乐。可薄薄的、却很清亮的冬阳依然大片大片倾洒着，人们，还有我，在冬阳的倾洒中晃动，不是梦。三毛已去，为那个爱捡破烂、爱流浪、爱穿拖鞋布裙给大胡子荷西做“灰姑娘”、“黄脸婆”的女孩不女人的一切的一切划了句号。我在冬阳的倾洒中晃动，不是梦，也为自己的一段生命刚刚划了个小小句号，但不是一切的一切，仅仅是一段生命。如今我走着，悠悠哉甚，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人了，货真价实的独身女人了。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这个时候想到我，也没有一个男人会约束我哪怕一丝一毫的自由。对于三毛的死因居然会众说纷纭，于此我不屑。功名就，亲情友谊，浪迹天涯，没有一丝一毫约束的自由，甚至金钱，甚至健康，……唯独没有荷西。荷西之前没有荷西，荷西之后更没有荷西。三毛不去才叫怪呢，四十八岁的女人，人们心目中永远是乌发直泻纯情洒脱如女孩般的三毛，三毛不去才叫怪呢。更何况荷西那么年轻，三毛如何能老呢……

可我依然在冬阳的倾洒中晃动，不是梦。自由得打颤、寒气刀刃似自脖颈切下。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这时想到我。

也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这时让我想。不，这不确切，应该是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这时让我渴望。所以我自由得竟不知何往！昨天纷纷扬扬的大雪尚在孕育之中，上午九时，一张薄薄纸片为我的一段生命划了个小小句号。一段生命。十年酸甜苦辣的婚姻纠葛，又加五年时时前景未卜的分居生涯。划了个小小句号，一切便都成为过去，似在意料之中又似在意料之外的突然降临的巨大平静巨大自由，

霎时同旋舞的雪粒一起由疏到密地在眼前抖开一张漫天漫地的网。句号划定，我终究忍不住还是深深瞄了他一眼，当然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。有什么恩恩怨怨化解不了呢，当初一幕幕的爱也罢恨也罢都是多么渺小呵渺小呵，时光就是如此这般悄无声息地携走了我们的大段大段的灵魂与肉体。我蓦然想起一张装入精致的小镜框中的他的头像，我差不多是因了这张像片而深深迷恋所以才深爱他的。镜框中的他运动衫短发茬，露出洁白齐整的牙齿微笑，曾叫我多么深深地喜爱啊……

雪粒由疏而密，渐次“粒”而成“花”。他挤上前一辆公共汽车走了。车门关闭，从此这世界上少了一丝牵扯，多了两个陌路之人。我曾是那么胆战心惊地怕他，他的存在，是我自由之门上紧扣的大锁。如今自由风一般上下左右贯通我，这世上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这时想到我啦。没有一个男人会在任何时候真真实实地想到我。三毛已去，我想，荷西之后也许仍会有男人，但却永远不再有荷西了，荷西只有一个。我从来没有过我的荷西。从前没有。现在没有，将来也注定不会有。我羡慕死你了，三毛。可你去了，三毛，薄薄的、却很清亮的冬阳大片大片的倾洒中，我，还有人，许许多多的人晃动，不是梦。

真想去Z那儿坐坐。是的，真想。思绪转到这儿，连日来一直郁郁的心情不由愈郁郁了些。他年轻而又成熟。成熟得叫我无法以为他那么年轻，年轻纯净得又叫我不知道该如何走近。上周就因为真想，一连两个中午去那儿竟未遇，沮丧透了。不遇也好。见了，又好说些什么干些什么呢。他年轻纯净得叫人不知该如何走近。也许这真想，慢

慢自会淡去，象以前一次次的一样。于是，到底中途便下了车，踩着厚厚积雪，悠悠哉哉地任火红风衣在行人眼里移过独一的风景。

四十八岁，我想，距离这个数字，我还有整整八年的路好走。八年，既短又长，这中间，会不会出现我的荷西呢。我觉得自己的笑又冷又苦。薄薄、清亮的冬阳渐厚渐浓，路面积雪开始南淌北流。三毛去啦，可我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依然在渐厚渐浓的冬阳中晃动，不是梦。

该去的时候去，我能把握得好么，有这份勇敢么……未来不是梦，是未知。

1991. 1. 23

